

中国历史文选

下



中国历史文选

(下)

杭州大学历史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山东大学历史系 合编

本册主编 仓修良 魏得良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中国历史文选

(下)

杭州大学历史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合编

山东大学历史系

本册主编：仓修良 魏得良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42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

书号 11275·14 定价 1.85 元

目 录

七四、	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	《续资治通鉴长编》(731)
七五、	通志总序(节录)……	《通志》(738)
七六、	文献通考总序……	《文献通考》(750)
七七、	钱币考序……	《文献通考》(759)
七八、	王禹偁传……	《宋史》(762)
七九、	王安石传(节录)……	《宋史》(781)
八〇、	岳飞传……	《宋史》(804)
八一、	西游录(上)……	《西游录》(846)
八二、	于谦传……	《明史》(857)
八三、	海瑞传……	《明史》(869)
八四、	徐光启传……	《罪惟录》(887)
八五、	李自成起义(节录)……	《明季北略》(901)
八六、	清朝移史可法书……	《明季南略》(913)
八七、	史可法答书……	《明季南略》(920)
八八、	张煌言抗清始末……	《鹿樵纪闻》(929)
八九、	东林学案总论……	《明儒学案》(937)
九〇、	原法……	《明夷待访录》(943)
九一、	学校……	《明夷待访录》(947)
九二、	人材……	《日知录》(956)
九三、	作史不立表志……	《日知录》(961)

- 九四、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日知录》(965)
- 九五、 钱粮论(上)……………《顾亭林诗文集》(970)
- 九六、 论“永贞革新”……………《读通鉴论》(975)
- 九七、 叙论(四)……………《读通鉴论》(984)
- 九八、 直隶方輿纪要序……………《读史方輿纪要》(993)
- 九九、 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1003)
- 一〇〇、 万历中矿税之害……………《廿二史札记》(1017)
- 一〇一、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陔余丛考》(1022)
- 一〇二、 廿二史考异序……………《廿二史考异》(1028)
- 一〇三、 浙东学术……………《文史通义》(1033)
- 一〇四、 为毕制军与钱辛楣
官詹论续鉴书……………《文史通义》(1040)
- 一〇五、 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1049)
- 一〇六、 宋太祖收兵权……………《续资治通鉴》(1063)
- 一〇七、 治平篇……………《洪北江诗文集》(1070)
- 一〇八、 生计篇……………《洪北江诗文集》(1074)

七四、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

《续资治通鉴长编》

臣焘言：臣先于去年八月，准尚书省劄子^{〔1〕}：“三省同奉圣旨^{〔2〕}，依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奏^{〔3〕}，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4〕}，令有司缮写校勘，藏之秘阁^{〔5〕}。”臣寻于十四日蒙恩赐对^{〔6〕}，面奉圣旨，令臣早投进^{〔7〕}。遂除官郎省^{〔8〕}，兼职史局^{〔9〕}。续又准尚书省劄子：“奉圣旨，令临安府给札^{〔10〕}。”臣今先次写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11〕}，共一百八年，计一百八卷。内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元年太祖一朝事迹^{〔12〕}，虽曾于隆兴元年臣知荣州日^{〔13〕}，具表投进^{〔14〕}，已蒙降付史馆。后来稍有增益，谨重别钞录投进。外馀治平以后，文字增多，兼监修《四朝正史》未毕^{〔15〕}，欲望圣慈特赐宽假，臣更加整齐节次，修写投进。疏远微贱，僭为此书，罪当诛绝，圣主不即黜斥^{〔16〕}，乃过听而兼收之^{〔17〕}，臣死且不朽矣。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18〕}。

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19〕}。丛目既成，乃修长编^{〔20〕}。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21〕}。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22〕}。”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馀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唐纪》，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书，以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臣诚不自

揆度^[23]，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光所创立^[24]，错综铨次皆有依凭，其间牴牾^[25]，要亦不敢自保。区区小忠^[26]，前表盖尝具之^[27]。仰惟祖宗之丰功盛德^[28]，当与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绘画臻极，讵弗能近^[29]，矧令拙工强施丹垩^[30]！臣诚愚闇，岂不知罪。然而统会众说，掎击伪辨^[31]，使奸欺讹訛不能乘隙乱真^[32]，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33]，或取涓埃之助^[34]。顾臣此书诂可便谓《续资治通鉴》^[35]，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36]。其篇帙或相倍蓰^[37]，则长编之体当然^[38]，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39]。伏惟皇帝陛下焕乎文章^[40]，固已经纬两仪^[41]，黼黻万化^[42]，如臣薄技，又安足陈！陛下徒以祖宗之孙谋彝宪^[43]，往往在是，遂委曲加惠^[44]，导之使前，承命距跃^[45]，干冒来献^[46]。夤缘幸会^[47]，得御燕闲^[48]，千百有一，悦符神指^[49]，更择耆儒正直若光者^[50]，属以删削之任^[51]，遂勒成我宋大典，垂亿万年，如神宗皇帝所谓“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者，则将与“六经”俱传^[52]，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区区小忠，因是亦获自尽，诚死且不朽矣。所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八卷，今写成一百七十五册，并目录一册，谨随表上进。干渎宸严^[53]，下情无任战汗屏营之至^[54]！臣焘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乾道四年四月日^[55]，左朝散郎^[56]、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臣李焘上^[57]。

〔说明〕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为南宋史学家李焘所撰。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但以主持修史工作最为长久。他精通史学，尤以熟习宋朝典故著称。一生著作宏丰，约有五十种，二千多卷。《长编》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自谓“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直至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三月，全书才最后修订完成，上起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分九百八十卷，自谦不敢言续《通鉴》，故名其书曰《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编撰此书，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精神，以实录、国史为主要依据，并参考日历、时政记、宝训等各种官方文书，还尽量利用野史、奏议、文集、笔记、家谱、行状、碑志等私家著述，给后人研究北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文字繁多，本末颇难立见”，于是另编《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并遵照孝宗旨意，对累次所进《长编》的失误处加以损益修换，编成《修换事目》十卷。以独力修成共一千〇六十三卷的巨著，可谓举世无双。由于卷帙浩繁，难于传写，自元朝以来世罕传本。清康熙初，徐乾学始获其书于泰兴季振宜家，凡一百七十五卷，进之于朝。然仅至英宗治平而止。今本《长编》系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依文字繁简，重加厘定为五百二十卷。因那时《永乐大典》已有残缺，故佚去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及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的记事。又《永乐大典》原本不载徽、钦两朝，故辑本仅止于哲宗元符三年正月。

《长编》在编写过程中，为避免“擅改国史”之嫌，分作多次陆续向皇帝进呈：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知荣州（治所在今四川荣县）任内奏进太祖一朝《长编》十七卷；乾道四年（1168年）在礼部员外郎任内，又呈上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960—1067年）闰三月五朝事迹《长编》共一百〇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第三次进献神宗、哲宗两朝《长编》四百一十七卷；淳熙四年（1177年）在礼部侍郎任内，第四次投进徽宗、钦宗两朝《长编》；以后又经过全面的修订，北宋九朝《长编》才算定稿。本篇即是乾道四年第二次投进时的《进书表》，作者详细地交待了自己编撰《长编》一书的经过及其体例等。

〔注释〕

〔1〕准：依据，按照；劄子：宋人奏事，非表非状者称“劄子”。此指上司行下的公文。

〔2〕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3〕敷文阁直学士：官名。敷文阁，宋殿阁名，绍兴十年五月建，以收藏徽宗书翰图画，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次列职；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省）人。绍兴五年进士，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应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人皆侧目。淳熙三年卒于家。传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4〕建隆：北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年号（960—962年）；元符：北宋哲宗赵煦第三个年号（1098—1100年）。

〔5〕秘阁：历代封建王朝宫中收藏珍贵图书之处。自汉至唐皆由秘书监执管。宋太宗时，于崇文院中堂建造秘阁，选择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所有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古画墨迹，藏于其中，并设“直秘阁”（官名）执掌其事（有时由其他官员兼职），下设校理、检讨等官负责管理。

〔6〕对：奏对，即臣僚当面回答君主提出的问题。

〔7〕投进：投送进呈。

〔8〕郎省：指李焘当时所任尚书省礼部员外郎的简称。

〔9〕兼职史局：指兼任国史院编修官。

〔10〕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札：古时书写用的小木简。文中指

书写用的纸张。

〔11〕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治平，北宋英宗赵曙年号；五朝，指太祖朝、太宗朝、真宗朝、仁宗朝、英宗朝。

〔12〕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太平兴国，北宋太宗赵光义年号。

〔13〕隆兴元年：公元1162年。隆兴，南宋孝宗赵昚第一个年号；荣州：治所在今四川荣县。

〔14〕表：古代奏章的一种。

〔15〕四朝正史：书名。亦称《四朝国史》。四朝，指北宋后期的神宗朝、哲宗朝、徽宗朝、钦宗朝。该书的编纂，始于李焘，而成于洪迈。凡三百五十卷，其中帝纪三十五卷，志一百八十卷，列传一百三十五卷。书虽成于洪迈，而以李焘之力居多。已佚。

〔16〕麾斥：挥手呵退。麾，通“挥”。

〔17〕过听：过分听信。

〔18〕诚惶诚恐：惶惧不安。封建时代奏章中的套语；稽首顿首：旧时通用作下对上的敬礼。也常用于书信的起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稽（qí）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是“九拜”（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中最恭敬的；顿首：头叩地而拜。

〔19〕丛目：《通鉴》的编纂方法分为三个过程，即丛目、长编、定稿。把有关的史实仔细搜集摘录下来，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列，就叫做“丛目”。丛目，相当于史料汇编。

〔20〕长编：在“丛目”的基础上，就已有材料考证异同，删汰重复，整理成文，就叫做“长编”。长编，等于是初稿。

〔21〕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旧县名，在四川省成都平原中部。1965年并入双流县）人。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达十五年之久，书成，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后历官至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知陕州。祖禹长于史学，尤精唐史，尝进《唐鉴》十二卷，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传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22〕引语见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书》。

〔23〕揆度：度量，估量。

〔24〕义例：著书的宗旨和体例。

〔25〕牴牾：或作“抵牾”、“抵忤”、“抵牾”，抵触、矛盾的意思。

〔26〕区区：诚挚的意思。

〔27〕前表：指上文隆兴元年李焘知荣州时所上的进书表。

〔28〕仰惟：仰望思惟。旧时用于下对上的敬辞。仰，抬头望，引申为敬慕、恭敬。

〔29〕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绘画技术高超到极点，对于乾坤的容貌，日月的光辉，最终也不能描绘出近似的形象来。

〔30〕矧（shěn）：况且，何况；丹垩（è）：指油漆粉刷。丹，朱漆；垩，白土。

〔31〕掊（pǒu）击：打击，击破。

〔32〕訛訕（é—shàn）：诈伪毁谤。

〔33〕海岳：四海五岳。泛指大海高山。

〔34〕涓埃：比喻极其微小。涓，细流；埃，轻尘。

〔35〕诤可：岂可，哪里可以。

〔36〕庶几：差不多，也许。

〔37〕倍蓰：谓数倍。倍，一倍；蓰，五倍。

〔38〕当然：应该这样，应当如此。

〔39〕犹光志云尔：仍是司马光的本意而已。

〔40〕伏惟：俯伏思惟，旧时常用为下对上的敬辞；焕乎：光辉灿烂；文章：指礼乐法度。

〔41〕经纬：规划治理；两仪：指天地。

〔42〕黼黻（fǔ—fú）万化：光彩夺目，千变万化。黼黻，花纹，文采。

〔43〕孙谋：顺天下之大谋。孙，通“逊”，顺也。

〔44〕委曲：义同“委屈”，曲意求全。作为“加惠”中“加”的附

加语，表对方心理状态，作为自谦之词。

〔45〕承命：接受命令；距跃：向上跳。这里义同“雀跃”，表示喜极。

〔46〕干冒：冒犯；来献：这里指投献于朝廷。

〔47〕夤缘：攀附以上升。文中是“碰上”、“遇到”的意思；幸会：幸运际会。

〔48〕御：奉进，进呈；燕闲：谓帝王闲暇之时。燕，通“宴”，安闲。

〔49〕傖：倘若，或者；神指：谓帝王的意指。

〔50〕耆儒：年老博学的儒者；光：司马光。

〔51〕属：通“嘱”。请托，托付。

〔52〕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乐经》不传，或认为秦焚书而亡失；或认为儒家本来没有《乐经》，“乐”即包括在《诗》、《礼》之中。据古代文献考证，以后说较妥。

〔53〕干渎：亦作“干黷”。犹冒犯；宸严：指帝王的威严。宸，北辰（北极星）所居，因以指帝王的宫殿，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

〔54〕下情：谦词。指自己的心情；无任：犹不胜；战汗屏营：形容极度惶惧的样子；战汗：恐惧出汗；屏营：惶恐貌。

〔55〕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乾道，南宋孝宗第二个年号。

〔56〕左朝散郎：官阶名，为文散官之一阶，七品官。

〔57〕尚书礼部员外郎：官名。尚书，即尚书省。员外郎，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与郎中通称郎官，皆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国史院编修官；国史院，即史馆，官署名。掌监修国史。编修官，官名。宋代凡修国史、实录、会要等均随时置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上：送上，进献。

七五、通志总序（节录）

《通志》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1]；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2]；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3]，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4]，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5]，司马氏父子出焉^[6]。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7]、《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8]，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9]！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10]。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憾。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11]，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史籍，而踟躇于七八种书^[12]。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13]，楚人也，所见

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14〕}，齐人也，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15〕}，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16〕}。”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17〕}。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18〕}，其实一也。《乘》、《杻杙》无善后之人^{〔19〕}，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在京诸儒必能知之^{〔20〕}。佞臣邻皆如此^{〔21〕}，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22〕}。佞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寔完曰：

“公爱班固而忽崔駰，此叶公之好龙也^{〔23〕}。”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邪上^{〔24〕}，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25〕}。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26〕}；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27〕}；况又有曹大姑终篇^{〔28〕}，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29〕}；掠人之文，窃钟掩耳^{〔30〕}；皆固之作俑也^{〔31〕}。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深浅！迁

之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32〕}！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33〕}，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34〕}，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阖奥矣^{〔35〕}！

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36〕}。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37〕}，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38〕}。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39〕}，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40〕}，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曄、陈寿之徒续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41〕}，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42〕}。”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43〕}，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44〕}，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续^{〔45〕}？

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

谓南为岛夷^[46]。《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47]？《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48]？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善名^[49]；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50]。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贯丘俭之徒抱屈黄泉^[51]；《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52]。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53]，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54]，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迄于隋，书未成而免官^[55]。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56]？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自唐以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57]，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58]，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室之妇，不事饔飧^[59]，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60]。”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61]，非老于典故者^[62]，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63]，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64]。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

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65]，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66]，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

〔说明〕

《通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撰。郑樵（1104—1162年，生年可参考《郑樵生卒在哪一年》，载《历史教学》1962年10月号），字渔仲，福建莆田县人。由于他曾在莆田西北的夹漈山读书、讲学近三十年，故时人亦称之为夹漈先生。他学问渊博，对于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音韵、昆虫草木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研究。生平著述达八十四种之多，而留存至今的只有《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一些零散遗文，而《通志》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通志》共二百卷，分本纪、列传、载记、四夷传、谱、略等部分，记事之断限，大致始自远古，迄于隋唐，这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其中以五十二卷的二十略为全书的精华，也是作者本人所自负的。本书的“略”，相当于各史的“志”。郑樵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载，逐一阐明其源流演变，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对于研究有关问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乃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尤属珍贵。至于纪传部分的内容，虽大多袭用旧史，由于作者取舍史料注意选择，且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